

## 第一百一十六章 追捕（上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風呼嘯著從船上掠過，海浪帶動著船隻一上一下，被的燈台雖然不會摔落在地，然而燈中的火苗卻是時大時小，耀的船艙中的二人麵色陰晴不定。

外麵隱約有傳訊之聲，一名親兵叩門而入，向許茂才稟報了幾句什麼，然後又急匆匆地出艙而去，今夜大東山方圓二十裏地內的人們都陷入在緊張恐懼的氣氛之中，不論是知道事實真相，還是不知道事實真相的人們，都十分惶恐不安。

“要擴大搜索範圍了。”許茂才壓低聲音說道，他的表情有些複雜，先前範閑的那句話，直接推翻了他所有的想法，如果皇帝沒有死...可是許茂才並不相信範閑的這個推論，他雖然不知曉長公主的全盤計劃，可是看眼下這種勢頭，皇帝如何能從大東山之巔活著下來？

他在思索的時候，範閑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。膠州水師的反叛，明顯許茂才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，不然長公主一方也不會放心讓他帶著船隻前來行事。而範閑清楚，許茂才向來對慶國朝廷沒有什麼忠心，有的隻是仇恨與報復的\*\*，所謂謀反，本就是水到渠成之事...隻是他謀反想幫且的對象卻自己。

所以許茂才沒有依照範閑當年的安排，在第一時間內與膠州知州吳格非，或者是侯季常取得聯繫，沒有將膠州水師異動的訊息傳遞給監察院，從而才造就了大東山被圍的絕難困境。

這是範閑在膠州水師裏埋的極深的一枚棋子，卻因為棋子有自身的想法，而喪失了原本地作用。

可是範閑也不能發怒，連生氣也是淡淡的。因為他清楚此人地心。

許茂才見無法說服範閑，臉上的表情有些黯然。半晌後說道：“我原本打算的是在最後時刻，調動手下的部屬在海上反戈一擊，打亂水師的包圍圈，強行登岸，接應您下山，再赴京都。”

範閑心頭一顫，以許茂才手中這幾隻船，統共千餘的兵員力量，便想登陸接應自己下山。想必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和勇氣。

“沒有想到。您居然能...”許茂才搖著頭歎著氣。眼中不自禁地浮現出一絲敬畏，在這些人的眼中。一個人能從光滑如玉的大東山絕壁上遁下，這似乎已經脫離了凡人地範疇。

許茂才接著說道：“您猜想地不錯，此次膠州水師加入長公主地計劃，一方麵是秦家，但更重要的是我地參與...如果讓少爺您在山上遇險，那我真是萬死難掩其過了。不過好在正因如此。燕大都督很信任我，想必怎麼也不會查到這艘船上來，您就放心地呆著吧。”

範閑咳嗽了兩聲。搖頭說道：“我必須趕回京都。”上船之後，他第一時間就向許茂才打聽了此時海上陸上的封鎖情況，清楚今夜這個封鎖圈，集結了無數的強人，加上東夷城那些恐怖的九品刺客，如果自己要從陸上突圍，難度確實極大。

“能不能讓船往北去三裏。”他皺著眉頭說道：“三裏之外。那些人就無法控制更廣闊的區域，應該能找到機會。”

“太多眼睛盯著，要等。”許茂才擔憂地看了他一眼，歎了口氣。依他看來，此時回京反而不是最緊要之事，想辦法聯絡上黑騎，然後和京都裏的人們取得聯繫，坐山觀虎鬥，才是最明智地選擇。

範閑何嚐不清楚，如果要謀取最大的利益，眼下如果能遁回江南，通知薛清，再由梧州歸京。後手以待，反而是最妙的一招可是這種決定毫無疑問不是正常人能夠做出來地，京都裏有太多他需要關心的人。慶國的存亡，天下會不會戰事大起，身在範閑之位，必須深懷其心。

“我不能等太久。”範閑壓低了聲音，直接說道，燈裏的火苗隨著艙外的海浪而明暗著，讓他的臉色多了一絲往常極少見到的焦慮。

是地，大東山這邊他可以拋下，因為他最擔心的五竹叔處於大東山這種絕對環境中，相較於葉流雲和四顧劍甚至

是洪老太監而言，擁有絕對的優勢，誰也不可能留下他。而京都方麵，卻急需要他回去，需要他懷中的玉璽還有皇帝給太後地親筆書信。

“澹州港外，你在船上？”範閑依然穿著親兵的服飾，站在許茂才的身後，低聲問道。

“是。”

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範閑緊接著問道：“燕小乙是什麼時候上的船。”

“不清楚。”許茂才應道：“應該是從澹州到大東山的路上。”

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，看來長公主方麵的聯盟得到了彼此的認同，內部並沒有什麼太多的縫隙可以利用：“在澹州時，你應該看到一艘白帆船。”

許茂才疑惑地偏了偏頭，說道：“那是您地座船，當然有注意到。”

“我要上那艘船。”範閑眼睛微微眯了起來，語氣裏挾著不容置疑和肯定的感覺，“燕小乙這時候的眼睛隻怕已經從海底浮了起來，我要上岸，難度太大，有沒有辦法從海上往北走一截？”

許茂才皺著眉頭，說道：“那還不如直接坐船到澹州，隻是...這要看運氣。”

範閑想了會兒後，點頭說道：“我地運氣向來是絕好的。”

—

黑暗的海麵上，離大東山最近的那艘水師船隻亮著明燈，努力地與四周的船隻保持著關係，海船極大，然而和橫亙天地間的大東山比較起來，卻是渺小的有些可憐，就像是一張白紙前的一粒綠豆。

船上的軍士們緊張地注視著海麵，似乎是想從海水中找到蛛絲馬跡，時不時有人吶喝著什麼，還有許多軍士手中拿著弓箭，隨時準備射向海中。

距離石壁上那個人影消失在海浪中已經過去了許久。從海麵上到大東山兩側的陸地上，

有多少人在尋找著範閑的蹤跡。根本沒有人想到，在叛軍們自己的船上。

一身輕便箭裝的燕小乙沉默站在船首。身旁地親兵幫他背著那柄厚重地捆金弓。他自身旁地木案上取下一杯烈酒一飲而盡，依舊是冷漠地盯著懸崖下的那些浪花。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，可是他依然相信範閑沒有死。

—

雖然範閑中了自己一箭。又被那破浪一劍所懾，可燕小乙依然認為範閑沒有死，發出號令，命令水師以及岸上地親兵大營們加緊了偵緝。

燕小乙知道範閑受傷了，可是他下意識裏希望範閑還活著，最好能夠活到自己麵前，然後讓自己的那枝箭狠狠地紮進他的喉嚨他很厭惡範閑這個小白臉。痛恨這個小白臉。一方麵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獨子地死亡與範閑脫不開幹係，一方麵是因為那一夜在京都的街巷中，他手執硬弓，卻在與範閑的迷霧對峙中落了全盤下風，這是他不能接受的屈辱。

範閑必須死在自己手上，才能洗清這個屈辱。

“這一次你應該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。”燕小乙瞳中閃著厲狠的光芒，盯著大東山的石壁一動不動。卻想著先前看到地那一幕。讓自己震驚地那一幕。

那個小白臉居然能從這麼高，這麼陡，這麼平滑的絕壁上溜下來！

如果不是燕小乙的境界高妙，眼力驚人，海麵上的水師官兵絕對不會發現範閑的蹤跡。隻怕範閑借水遁出千裏之外，所有的叛軍還以為這位年輕的提司大人還被困在山上。

這不是運氣地問題，這是實力地問題，燕小乙微微心寒，震驚於範閑所表現出來實力。而因為船隻與絕壁相隔太遠，他的連環十三箭，沒有將範閑釘在懸崖上，隻是讓他受了傷。這個事實讓燕小乙難抑動容之色。

如此強大的敵人，怎能允許他逃出今夜的必殺之局？

“各船上的搜查如何？”燕小乙冷著臉說道，當海中沒有找到範閑地蹤跡，他第一時間就想到，那個小子應該是從海水中攀上了己方的船隻。此次膠州水師遣來的都是深知內幕的己方人，燕小乙並沒有懷疑。

膠州水師提督秦易看了他一眼，低聲說道：“不在船上。”

此人是秦家的第二代人物，樞密副使秦恒地堂兄弟，因為去年範閑清查膠州一案，讓此人得了機會接任膠州水師提督一職。此時他既然和燕小乙並排站在船首，秦家的態度...自然清楚了。

“小心一些，此子十分奸滑。他既然從山上下來，懷裏一定帶著極重要的東西，如果讓他趕回了京都，隻怕對長公主殿下和秦老爺子的計劃有極大影響。”燕小乙沉默說道。

秦易應了聲是，他雖是從一品地水師提督，但在燕小乙這位超品大都督面前，沒有一絲硬氣的資格，尤其是此次圍殺大東山，各方相互照應，但真正說話有力的，還是燕小乙。

燕小乙看著麵前的海水，忽然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“我擔心...範閑從海底上了岸。”

“沒有誰能在海底閉住呼吸這麼久。”秦易搖頭說道：“岸上有大人您的親兵大營，還有東夷城的那些高手，應該不會給他機會。”

燕小乙的唇角浮起一絲怪異的笑容，心想那小白臉能從數百丈高的絕壁上滑下來，又豈能以常理推斷。

看出燕小乙的擔憂，秦易平緩說道：“明日，最遲後日，沿路各州地計劃便要開始發動，雖然無法用監察院的名義，但是我們這邊的消息要傳出去，範閑刺駕，乃是天字第一號重犯，他怎麼跑？”

燕小乙嘲弄地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心想一般地武將怎麼清楚一位九品強者的實力，如果讓對方上了岸，投入茫茫人海，就算朝廷被長公主糊弄住了，頒給範閑一個大大的謀逆名目，誰又能保證範閑無法入京。

“範閑如果脫身上岸，肯定會尋找最近的監察院部屬向京都傳遞消息。”燕小乙冷漠說道：“雖說州郡各地都有監察院的密探，但他最放心，離他最近的...毫無疑問是他留在澹州的那些人。”

秦易會意，說道：“我馬上安排人去澹州。”

如果範閑此時在這艘船上聽到這番對話，一定恨不得抱著燕小乙親兩口，他在許茂才的船上苦思冥想如何才能回到澹州自己的船上，料不到燕大都督便給了這麼一個美妙的機會。

隻是...他為什麼要去澹州？

...

燕小乙布置好所有的事情，緩緩抬頭，右手食指與中指下意識地屈了起來，這是常年的弓箭生涯所帶來的習慣性動作，隨著他手指的屈動，他的眼光已經落在了遙遠的、黑暗的大東山山頂。

他知道皇帝陛下在那裏，也知道迎接皇帝陛下的是什麼，但縱使是謀反已經進行到了這一步，身為軍人的他，依然對那位皇帝存著一分欣賞，三分敬畏，五分不自在。

如果不是獨子的死亡，讓他明確了自己的兒子總是不如皇帝的兒子金貴，或許燕小乙會選擇別的法子，而不會像今夜一樣。

好在山頂上的事情不需要自己插手，燕小乙這般想著，山門前的親兵大營交給那個人，這是協議的一部分，自己的心情也會順暢一些。

然後他向著海麵上極為恭謹地行了一禮，祝願那位馬上將要登臨東山的舟中老者，代自己將陛下送好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